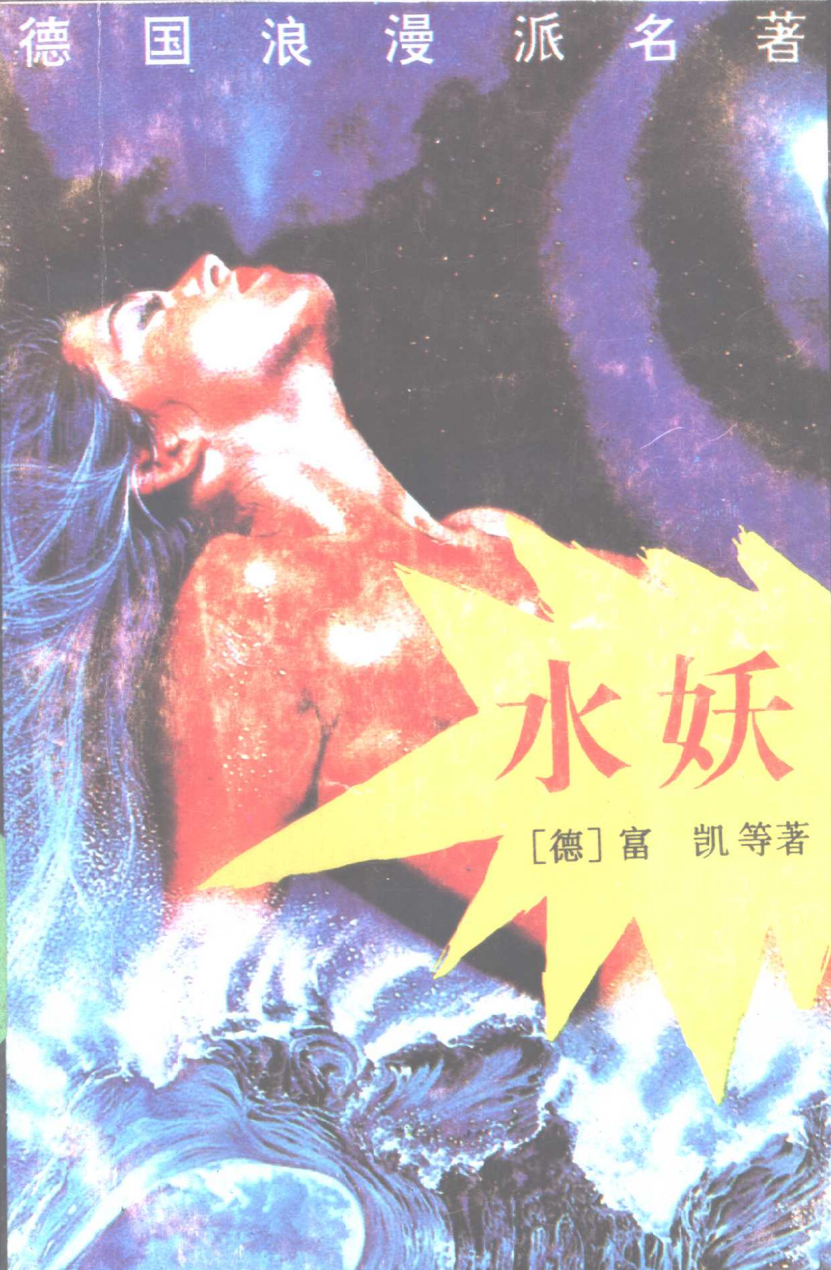


德 国 浪 漫 派 名 著



水妖

[德] 富 凯 等著

水妖

[德]

富 凯

等著

袁志英

等译

362521

水 妖

〔德〕富 凯 等 著

袁志英等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98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ISBN 7—5407—0739—X/1·519

定价: 3.65元

译 本 前 言

袁志英

“浪漫”一词中国本来就有，苏轼曾有“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之句，“浪漫”在这里是放荡不羁之意。从外国来的“romantic”一词译为“浪漫的”，其音其意都与本土的“浪漫”甚为契合。这里浪漫给人的概念是：理想的，空想的，梦幻的，非真实的，虚构的，传奇性的，诗意的，夸张的，感情用事的，不拘细节的，惊世骇俗的，也有那么一点儿放浪形骸之意。如今说起浪漫，中外已融为一体。其实人人都有浪漫气质，只是多少不同罢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同为文艺创作中的两大基本方法，其他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大都是从这两种思潮或方法幻化与派生出来的。浪漫主义的方法重主观感情和理想的抒发，大胆的想象富有瑰丽、绚烂的色彩，语言热情奔放，描神状物喜用夸张手法。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可说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浪漫主义则盛行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

这一时期，欧洲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阵痛之中。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分子瞻前顾后，顿时失去了

平衡，产生了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这种危机的反照与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资产阶级软弱，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它的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传统庞杂，而且影响深远。我们以往的评述往往使人对它有这样一种印象：消极、反动、病态，其积极的方面仅仅是枝节，总之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种缺乏具体分析或从当代教条出发进行评判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

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的文学运动从启蒙到狂飙突进，都是相对统一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德国绝大部分作家都着实欢呼了一阵子，可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专政的加强，罗伯斯庇尔的必要或不必要的恐怖日甚一日，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热烈的欢呼很快便转变为强烈的憎恨。围绕着革命与文学，针对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充满野心的资产阶级，针对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神圣的感情“淹没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当时在德国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以席勒和歌德为首的古典派，他们对法国革命抱着拒斥的态度，特别反对“在德国人为地制造出类似的场面”，歌德将革命描绘为“群众成了群众的暴君”。他们也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弊端，改造社会势在必行，但不愿走法国人的路，而是要通过文学来改善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风貌，用现在的话来说，即首先要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席勒视戏剧舞台为道德法庭，要将幸福与困厄、智慧与愚蠢、德行与罪恶昭示于众，以荡涤人的灵魂。他要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感性与理智相和谐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古典英雄”。歌德的戏剧《伊菲格涅在陶里斯》中的伊菲格涅，就是这种宽容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理智与感情相统一理想人物的典范。德国的古典文学撇开了眼前的问题，而去为

未来编织人道主义的理想图象。文学的第二个派别是雅各宾派，他们主张文学干预生活，干预政治，为革命宣传鼓动。他们发表政治性的演说，书写传单，号召人民起义。其代表人物有福尔斯特（1754～1794）、克尼格（1752～1796）等。他们的作品由于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结合得过于紧密，现今已很难为人理解。福尔斯特本人还是革命家。法国革命军于1792年占领了美茵茨，他出面领导建立了美茵茨共和政府，甚至建议莱茵区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席勒当时对他的行动表示“殊不可解”，并认为这将使他“蒙受耻辱”。文学的第三个派别与这两派并存交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浪漫派。

浪漫派像古典派那样反对法国革命，更反对在德国演出那同样“血腥的场面”；它反对古典文学为未来编织人道主义的理想图象，更反对雅各宾派为革命呐喊。浪漫派提出文艺要独立的要求，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要将文艺凌驾于社会现实之上；它要读者和作者脱离眼前的困扰而回归于自身、回归于主观中去，要在文艺中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无限，使生活诗意化。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在1798年说过：

浪漫主义的诗艺是一种进步的、包罗一切的诗艺，它的使命不仅是将诗艺中互相分裂的体裁重新结合起来，使诗艺和哲学与雄辩术相联系，而且还应该把诗与散文、天才与批评、艺术诗与自然诗混合或融会起来，使诗充满活力，无拘无束，并使生活与社会充满诗情画意……只有浪漫主义的诗才是无限的，才是自由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而不能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此乃它的第一要义。

浪漫派从狂飙突进运动那里接受了对天才的崇拜，并将艺术与艺术家的主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成分强化到至神至圣的地步。诺瓦利斯曾说：“诗人和牧师起初是一回事，只是后来才分了家，真正的诗人总是牧师，正如真正的牧师总是诗人一样。”给神的领域披上五彩斑斓的艺术外衣，不适当地抬高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正是浪漫派艺术家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也是政治失意用艺术来加以补偿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浪漫派的作品中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往往处于描写的中心地位。他们的痛苦经验，他们的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他们的自我意识与卑俗的小市民环境所发生的冲突，常常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德国的浪漫主义与哲学结缘，在它的背后是唯心主义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按照康德的理论，“自在之物”只可以理解为现象；其本质是不可知的。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却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抑或“客体”的存在，认为世界万物皆来自于“自我”，来自于人的意识，“自我”是一切事物的规定者，按照费希特的看法，世界万物或者说客体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生发于“自我”。费希特自1794年之后在耶拿大学讲授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受到早期耶拿浪漫派的热烈欢迎。正是在这种哲学的鼓舞之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将精神、想象力、诗的创造力抬到吓人的程度。施莱格尔所说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正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妙体现，正像费希特在其《科学论》中力图取消外界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界限而使之归属于自我那样，浪漫派的理论也充分发挥主观精神的作用，到处主张“越界”、“破界”。上面所引施莱格尔的那段话就明确提出了“混合”与“融会”论，后来诺瓦利斯也有类

似的表述：

世界一定要浪漫化，唯其如此才能发现世界的真义，浪漫化就是质的倍增，在质的倍增中低级的自我升华为高级的自我……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这样我就完成了浪漫化的进程。反之亦然，用这种方法也会使高深、未知、神秘、无限变化……得到流行的表达。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语言，升华贬抑，相互转化。

瞧，诺瓦利斯在这里简直成了魔法师，他手挥魔杖，口中念念有词，说声：“疾！”于是界限就会消失，腐朽就会化为神奇，大千世界的沉浮完全受他们的主观精神主宰，宇宙万物成了他的“自我”的一统天下。浪漫派追求的是无限，是下意识，是梦境、奇境、幻境，是神怪，是人的无休止的渴望；它取消信仰与知识、知识与艺术、艺术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它强调所有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建立一种整体艺术，一种“包罗一切的诗艺”，大而言之，这是所有体裁的混合，小而言之，追求一种“联觉”效果。浪漫文艺由于主观随意性强，又追求所谓“无限”这样一种高远的目标，因而其结构极为散漫，与古典文学前后呼应、工稳、严谨、和谐统一的文体不可同日而语。这在前期浪漫主义（即耶拿派）作家身上表现尤甚，他们的作品常常采取开放的形式，即所谓有头无尾的“片断”体，前引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的那段话即出自1798年发表在《雅典娜神殿》上的《片断》，诺瓦利斯那段引言也出自他在1799—1800年间发表的《片断》；前者的长篇小说《路清德》没有完成，后者的《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也是片

断。

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归宿往往是宗教；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许多人处于“无树可栖，无枝可依”的彷徨境地，这时宗教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庇护所。德国浪漫派在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结缘的同时还与宗教攀亲，此乃顺理成章之事。浪漫派作家没有哪一个不受宗教的影响，或多或少，或浓或淡，他们的作品都带有宗教的色彩，蒂克和施莱格尔兄弟“尽管自己不信天主教，却惋惜天主教的衰落，他们希望在众人身上恢复这种宗教信仰”。正如海涅所预言的，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后来改奉罗马天主教。蒂克在与一个早逝的浪漫主义者瓦肯罗德（1773~1798）合写的《一个爱好艺术的僧侣的哀叙》里曾明确指出，艺术家不能服从于实际生活，而要服务于宗教。本书选辑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宣扬的就是那种乐天知命、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的宿命论思想。诺瓦利斯为表明他对基督教的信仰，甚至专门写了一首《宗教歌》。他在《基督教还是欧罗巴》一文中，鼓吹宗教乃是立国之本，寻求基督教统一的途径，认为统一的基督教的中世纪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当欧罗巴还是基督教的国土之时，当基督教还主宰着这一充满人性的世界部分之时，那是美好的、光辉灿烂的时代，共同的、伟大的利益连结着这广袤的、教会的土地的最偏远角落……”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浪漫派作家像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那样重视民间文学，“人民”、“民间语言”、“民间文艺”等这样一些概念对他们来说甚至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不过，像布伦塔诺、阿尔尼姆、艾兴多尔夫这样一些作家感兴趣的仅仅是民歌、民间童话、人民的梦想，而他们本人从来没有深入到民间。“人民”二字之所以在德国浪漫派那里大放异彩，有三个

原因。第一是当时国家四分五裂，公侯小国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更迭，人们失去了中心、重心，失去了主心骨，而“人民”、“民族”、“民族语言”和“民间文艺”硕果仅存，成了将各阶层的德国人粘合起来的核心。第二是拿破仑的侵略激起了全民的反抗，大多数浪漫派作家都参加了解放战争的行列；他们发掘民族文化遗产，整理民间文学，抒写爱国的情怀，以唤醒民族意识。第三，直至1800年左右，德国与西欧各国相比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城市生活还不发达，除了耶拿派具有较多的现代个人主义特征之外，后期的浪漫派越来越趋向于通俗化，乡土风情、大自然的风光、浪游的生活……才是他们描写的对象。

以上仅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一般性特征，下面谈几点看法。

一、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原非步伐协调、整齐划一的运动，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创办《雅典娜神殿》算起，到1830年结束，长达30多年，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即使同一时期也有不同的派别，即使同一派别，各人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按时期分为早期、盛期和晚期，按地点分为耶拿派、海德堡派、柏林派、德累斯顿派、施瓦本派；按主要倾向与特点分为知识派或个人主义派（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瓦肯罗德），民间派（布伦塔诺、戈勒斯、阿尔尼姆、格林兄弟），民族派（阿恩特、克莱斯特），容克骑士派（富凯），复辟派（阿达姆、缪勒）。这里要切忌以偏概全，以某一派的特点概括整个浪漫派的特点，以某一人特点概括某一派的特点。在进行评价时，要抓实质性、本质性的东西，切不可根据本人的片言只语或者他人的片言只语不加分析地定性。浪漫派本身充满着矛盾，对其评价也是各显神通，应当根

据得到的材料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浪漫主义运动。我们既应该知道，诺瓦利斯的《奥弗特丁根》模仿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但反其意而用之，目的在于反对歌德这部小说中的思想；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正是诺瓦利斯所属的耶拿派对歌德推崇备至，并使人们对歌德早期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葛茨·贝利欣根》）的注意力转移至《威廉·迈斯特》。歌德批评过浪漫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浪漫派诗人是“病院诗人”，但他本人的创作却受到浪漫主义的很大影响，他的《浮士德》第二部更是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一书中嬉笑怒骂，对浪漫派挥洒自如地进行了批判与评论，但也不得不指出，他也有偏激之处，甚至有过污言秽语和人身攻击；而他本人却是在浪漫派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的。试想，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影响，海涅还能成其为海涅吗？

二、浪漫派和古典派在创作方法上有分歧，前者主张“任凭兴之所至”，后者则认为“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歌德）。它们面对现实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个是“顾后”，一个是“瞻前”。但它们都不满现实，逃避现实，都在现实面前感到迷惘。它们都欢迎过法国大革命，又都反对过法国大革命，都对四分五裂的德国的落后鄙陋状态深恶痛绝，都对孜孜为利、蝇营狗苟的小市民（实际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抱着反感的态度。浪漫派逃避到中古和东方，古典派则逃避到古希腊和罗马。浪漫派从封建宗法社会的“好处”和“妙处”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坏处”，这固然不足取，但其出发点和古典派是吻合的，都向往一个和谐的社会。以席勒和歌德为代表的古典主义闪耀着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光辉，但形成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文艺沙龙也突破了封建等级的界限，参加者除了思想有自由化倾向的贵族

外，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文艺沙龙的中心往往是才智出众的妇女，在这里，自由讨论代替了死板的礼仪，对友谊与爱情的崇拜代替了贵族那种罗珂珂式的玩世不恭；在这里，思想比理智更受到重视，想象力比老一辈的德行更受到推崇。它们完全不同于思想僵化、等级森严的贵族团体，也和那种重利轻义的资产阶级环境大异其趣，是友情与共同的追求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最初的浪漫主义者曾掀起了歌德崇拜的第一次热潮。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古典文学与浪漫派文学的差异，而往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国外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因而我认为，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浪漫派文学，都同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文学，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共同的阶级基础。

三、德国浪漫派的实质并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它是近代意识的表现。如前所述，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是唯心主义。它强调精神，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重视灵感，崇拜天才，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在自为的，这种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内的浪漫主义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它是“政治变革的前导”。文学上的浪漫派宣扬的也是人的“无限”的自由，这在客观上适应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羁绊，进行自由竞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唤起了个人尊严感和民族意识。在拿破仑入侵而引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大部分浪漫派作家同仇敌忾，参加了这一斗争，有的甚至亲赴前线。费希特1806年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1812年阿恩特写出了传诵一时的《祖国之歌》，以上帝的名义发出了民族解放的呼声：“令钢铁生长的上帝，不愿有人成为奴隶！”布伦塔诺1813年在《暴风雨之歌》中向“上帝的斗士”发出号

召，要他们“结束虚假上帝的血腥的时代”；阿尔尼姆直截了当地写下了《号召参加1812年战争》的诗篇……他们培养了一种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这对德国最终统一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再者，浪漫派反对封建婚姻，鼓吹婚姻自由，在男女交往方面显得大胆与开放，因而也招致了封建守旧人士的攻击。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能够发挥其创造才能的自由天地，而且也为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多萝提亚·施莱格尔、卡罗丽娜·封·京多罗朵、伯廷娜·封·阿尔尼姆等人不仅为丈夫写作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免去后顾之忧，而且她们自己也从事写作活动，她们那些富有自我意识与独立性的作品是浪漫派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些才貌出众的妇女，如亨利特、海尔茨、拉合尔、列文，都是沙龙的女主人，她们谈吐高雅、举止大方，浪漫派的诗人们在她们那里如鱼得水，频频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时时激起创作的灵感。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甚至陪同法国作家斯塔尔夫夫人周游列国。他们提倡并身体力行这种男女之间更为自由与自然的关系，应该说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一种更为现代的体验现实的方式”，席勒和歌德也认为浪漫主义属于近代文化。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浪漫主义概念。素朴诗属于尚在自然状态的古代，感伤诗属于已开化的近代。感伤诗、近代诗或理想主义的诗乃是浪漫主义诗的同义语。席勒认为，古希腊人与自然（广义的自然，既包括外在的现实，也包括人的本性）是和谐统一的，因而古希腊的诗表现出人与自然同为一体；而在近代，由于阶级分化和劳动分工造成了人与

自然的分割和对立，造成了人的异化，诗人只能寻求统一，寻求和谐，寻求自然，寻求人类的童年，寻求人的完整性，而这种寻求就表现为描摹理想，因而这种诗人往往发思古之幽情，因为他们认为在古代才会有那种统一与和谐；眼见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感伤叹息之余便沉湎于奇景幻境；客观世界矛盾重重，于是便逃匿于自己主观的一统天下；目睹人性的扭曲，他们便像“一个病人渴望健康的情感”（席勒语）那样追忆人类的童年。应该说，近代意识乃是浪漫派的基点。

浪漫派批评资本主义，有的甚至主张回到中古宗法社会去，那又怎么可以称他们为资产阶级作家呢？这除了上述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可以从以下的情况来说明：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作家诗人逐步摆脱了封建宫廷的束缚而成为自由作家或职业作家，他们不必像宫廷诗人那样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了，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写出他们的“愤怒”与“不平”。在资产阶级“首先生产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的同时，来自本阶级的作家的批评之声便始终伴随着它。这些作家的批评，不管其出发点如何，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的扩大，就像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助于自己权利的扩大一样。按照当代联邦德国文学社会学的大师汉斯·菲根对作家的分类（分为顺应型、逃避型、反抗型），浪漫派可归为资产阶级逃避型的作家。

四、由于德国浪漫派主张文学的独立性、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和创作自由的原则，这使得浪漫派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既有脱离现实的遁世之作，也有相当接近现实的作品，像本书所选的克莱斯特的《黑马风波》，有人甚至将其归入现实主义之作，尽管它还隐含着某种神秘的东西。既有供知识界的精英阅读的作品，也有老少咸

宜、雅俗共赏的作品。他们对中世纪文学、文化下了一番研究与整理的功夫，发现了一大批文化遗产，并对它们进行了热情的宣传，像《尼伯龙根之歌》、宫廷抒情诗、中古的建筑和绘画等，就是在浪漫派的帮助下重新焕发出光彩的。浪漫派对民间文学，如童话、民歌、民间故事、古代传说等进行了搜集与整理的工作，像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布伦塔诺与阿尔尼姆合编的著名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等，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五、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并建立起很多新学科。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和蒂克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一直到现在仍是德国最佳的译本。莎氏共有30多部戏剧，施莱格尔译了17部，而且用诗体翻译，蒂克还成功地翻译了《堂吉珂德》。浪漫派还注重东方文学，如印度、阿拉伯、波斯的语言文学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是德国梵文研究的奠基人。正是在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影响下，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才写出了《论德意志》一书。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807年写下了《拉辛与欧里庇得斯之比较》一文，1809~1811年间又写了《论戏剧艺术与文学》，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弟弟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更是早在1797年就发表了题为《希腊诗歌研究》一文。正是在浪漫派作家的努力下，德国的比较文学才得以发展。此外，语文学、比较语言学、思想史等等都源自浪漫派，日耳曼学也是和格林兄弟所编的《德语大辞典》、《德语语法》和《德语语言史》分不开的。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的影响，对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现代派当中的许多流派、许多作家都源于浪漫派；如果不弄清浪漫派，那就无法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有真切的了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欧洲整个浪漫派运动不宜再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只能说每个国家的浪漫派本身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就连被视为消极、“反动”与“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都有那么多积极的方面，我们有什么理由给德国浪漫派的整体冠以“消极”二字呢？用“消极”概括不妥，更要摘去“反动”的帽子。“反动”二字在中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常和“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毒草”、“划清界线”、“批倒批臭”等词语连在一起，即便在今天，“反动”二字仍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威力。建议今后在学术界不用或者少用“反动”这一字眼。

即使对消极方面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说德国浪漫派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当然不是什么积极的事。但我们应该知道，在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席勒也提出，如果没有宗教的约束，下层人民会“以无法控制的狂怒忙着达到他们兽性的满足”。席勒为了祛邪扶正，建立一个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对上层，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采取美育的方针，使其达到“完整的人格”；而对下层人民则利用宗教加以“驯化”。歌德曾经写道：“谁占有科学和艺术，他也就有了宗教！谁不占有前两者，他或许有宗教。”这里的意思与席勒相契合。当然，歌德与席勒提出的宗教功能论与浪漫派提倡的宗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在这里仅仅是说，任何事物都是极其复杂的，在我们进行评判的同时要了解其背景和来龙去脉，这是至关重要的，切不可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苛求古人。我在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说，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浪漫主义会有不同的特点；每一种浪漫主义都有其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

目 录

译本前言..... 袁志英

水妖富 凯 (1)

金发的艾克贝尔特蒂 克 (77)

黑马风波克莱斯特 (98)

拉托诺要塞发疯的残疾人阿尔尼姆 (180)

忠实的卡斯帕尔和美丽的安耐尔布伦塔诺 (201)

魔怪霍夫曼 (238)